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動機

在一次的家族聚會中，家中長輩丹耐夫．正若談及他與好友成立「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以下簡稱「原權會」）之經歷、參與原住民運動之過程，這段口述不僅使人印象深刻彷彿穿越時空，置身於當時的歷史情境。史實的震撼更使人想一窺 1980、90 年代原住民族奮鬥之全貌與發展之脈絡。後來透過文獻的耙梳，初步瞭解到 1970 年代末期台灣社會運動的勃興，間接帶動台灣原住民族的知識份子在這一波運動中覺醒，也促成 1980 年代原住民運動的發生。然而，隨著運動的轉型，1990 年代之後回歸部落的行動與主體意識的再造，逐漸取代以街頭抗爭形式爲主的運動，而塑造了當前原住民族復振運動之樣貌。這段期間原住民族產生了對生存權益之爭取，民族歷史、文化的還「原」，以及語言、姓名之回復，甚至提出部落再造與成立「原民會」等等議題。從綜合的角度來觀察，這些意識的浮現其實與一個民族的自覺有相當大之關係，從此便逐漸引起筆者開始注意關於「民族自覺」之議題。

此後因閱讀到俄國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在其著作《別林斯基論文學》中提到：「文學都是民族的自覺，它是精神的花朵和果實。」[1] 藉由此論述，使本人聯想到台灣原住民作家（已出版著作）或者文字工作者（發表單篇創作）其創作之特色（自覺性、真實性、危機感），確實與民族的自覺息息相關。換言之，「民族自覺」的強弱直接影響了他們在創作上的旨趣、語言風格甚至民族特色。例如，90 年代前期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在風格與內容上，轉而開始描寫金融經濟體系對部落的影響，產生了文化危機的覺醒，呈現出不同於 80 年代政治抗爭的文學面貌。90 年代後期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議題則聚焦在歷史的重建以及對文化的肯定上。因此，綜合不同時期所觀察到的文學特色，將之回歸到「民族自覺」來檢視，可以看出其發展的脈絡與過程確實有跡可尋並相輔相成，這

[1] 別林斯基，《別林斯基論文學》，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 年，頁 86。

便使本人決定要以原住民族文學爲素材來進行研究。然而，目前針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研究，有部分以「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觀點切入，但其實後殖民論述仍然有其侷限，並且就其以「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爲主之探討焦點，套用至「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 ）的台灣原住民族而言，顯得有些不妥與矛盾。可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似乎並不能夠只由「反殖民」、「反同化」或著「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來解釋，還必須以「民族自覺」之角度與其發展脈絡進行探討，始能解釋 1980、90 年代各項議題出現之原因。

此外，基於目前台灣民族學界以「民族自覺」爲題而研究的論文，仍顯缺乏並有待提升，加上目前台灣尚無針對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進行深入探討與進一步之剖析，更別提其發展之脈絡或者基本模式理論之建立，因此期盼透過本研究來探索，本人期望透過客觀的社會科學研究，以及本民族視野深入分析台灣原住民族的自覺現象，並以宏觀的角度作一細膩之分析，尋求一個心中未解之疑問。

本論文研究之目的則在於：1.試圖建構台灣原住民族其民族自覺脈絡之理論與基本模式，以填補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中民族自覺理論不足之缺憾。2.理出「民族自覺」與國家政策間之關連，並探討多民族、多元化政策提出之時代意義。3.分析個體（原住民知識份子）自覺轉換至整體（原住民族）自覺的面貌。4.瞭解影響台灣原住民族自覺之關鍵因素，以及自覺「實踐」與「行動力」之強度包含哪些重要部份等。

（二）研究方法

本著社會科學的民族學訓練，以及大學時期的文學基礎背景，本論文將引用以下之研究方法進行研究。

1.深度訪談法

民族學調查研究中，強調“直接”性，即深入面對面地接觸調查對象，此乃獲取第一手資料的主要方式。由於阿拉伯文中詩人（شاعر：sha’ir）一詞有「感覺者」之意，[2] 乃具有敏感的神經與敏銳的觸角，是社會脈動的先覺者。所以，本著田野調查之既有訓練，本論文將以實地田野方法中的個別訪問法或稱深度訪談，作爲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其中本人將利用時間直接與原住民作家或文字工作者聯繫，進行兩大部分的深度訪談：1.就作品部分：將訪談文字工作者

[2] 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講師趙秋蒂於本系（民族系）論文章節發表會時所提供。

的創作動機、對自我作品的期許、對自我的定位以及使用的文字技巧等問題。2.就作者個人部分：本論文將訪談作者成長過程、生活環境、目前現況、經濟來源等問題，以及作者所關心的原住民議題為何？對國家政策的看法？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延續的問題？對台灣原住民文學的期許等等，最後綜合歸納以上訪談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以理出重要研究發現。

2.文本分析法

針對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品進行深度分析，包括寫作時代背景、創作心境、呈現的意象、文字語言的使用等等。從本民族的觀點切入，理出清晰的文學脈絡以及各時代的作品特色。

3.歷史文獻分析法

對研究者來說，只要是有助於認識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研究的史料、書籍、文章或報導都是本研究的重要資料。一般來說為了避免重複研究，以及提供研究假設根據，使研究能有系統的組織起來。首先，本研究會依照年代的順序說明，通常是從最近的研究到最早的研究；其次，依照和研究問題關係程度的順序敘述，通常是從最有關的研究到間接關係的研究；最後，依照研究的類別說明，亦即將相同類別的研究作綜合敘述，使研究清楚呈現出各家說法中的共同趨勢和分歧所在。

二、民族自覺理論之探究

本論文著重於「民族自覺」（ethnic self-awareness）方面之研究，故對此概念之理論、涵義與相關論述，實有必要先提出加以討論。不過目前，針對「民族自覺」方面之研究，尚未累積較完整之論述，特別是有關理論方面較顯不足。多數研究者僅將此現象作一名詞上之定義，或者舉實際之例用以解釋自覺意識產生之因。是故，筆者以下將綜合論述國內外研究者所提出之見解、定義，試圖理出各家之論說，以及不同民族其自覺意識之基本模式。此目的在於作為往後建構台灣原住民族其民族自覺理論之參考依據與比較對象。

（一）民族自覺理論各說

首先，「民族自覺」乃源自於「民族意識」（ethnic self-consciousness）[3] 的討論而來，此乃因“自覺”源於“自知”，“心動”才能“行動”，故「民族意識」爲「民族自覺」之前提。換言之，在達到「民族自覺」之前，必定要先有「民族意識」或者「民族認同」（ethnic identify），否則無法有自覺意識的出現。[4] 所以，對於有些說法認爲所謂民族意識即「民族自覺」，乃代表著一個民族的自我認識，[5] 筆者不表認同。因爲當一個民族的構成分子，在主觀上對同民族的人，有彼此一體之心理感覺、利害與共的精神意識，蘊藏於內心而又以自別於其他民族時，這應該只限於所謂的「民族意識」[6] 而非「民族自覺」。因此，有民族意識的族人在主客觀因素下，不一定會有「民族自覺」表現；但已產生「民族自覺」現象之族人，則必定已具有民族意識。

其次，「民族自覺」之特徵在於：「界分自己與他者之不同」。如同研究者Forehand與Deshpande所言：「當一群人的民族意識興起時，個人彼此間就會依循民族特徵來分類自己，在民族成員中，此狀況可稱之爲民族自覺。」[7] 可見，當族人有了民族意識後，才會體認個人與民族的密切關係，進而認識自己的民族與其他民族之區別，產生一種民族劃分下我群、他群之概念。[8] 余英時便認爲此種源於群己區分的自覺意識，會因對立的強弱而使民族的自覺有所變化。[9]

對此，Stayman則也提出「民族自覺」類似於感受性的民族類分（felt ethnicity）之說，[10] 只不過他強調的是，在某種情勢所產生的感受下，也容易促成「民族自覺」的出現。此外，「民族自覺」另一項特徵則在於具有反省、反思、質疑或者批判等之精神。中國研究者寧新昌論到：「民族自覺是民族對自己

---

3 民族意識的特質是由民族周遭特有的環境所決定，其中包含傳統文化價值、語言等因素。參見 Marina Han, "Language and Ethnic Self-Consciousness among Koreans Kazakhstan," *Korea Journal* , 35(2), 1995, 105~106.

4 Ernst Tugendhat 認為：「要達到自覺意識之前的步驟，就在於要先認同自己、瞭解自己，意識到自己是誰。」參見 Tugendhat, Ernst,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6, 49-50.

5 中華百科全書 http://living.pccu.edu.tw 檢索日期 2006/10/17。

6 如同費孝通所言，民族意識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覺到大家是屬於一個人們共同體的自己人的這種心理。」引自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78。

7 Forehand, Mark R., and Rohit Deshpande, "What We see Makes Us Who We Are: Priming Ethnic Self-Awareness and Advertising Respons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01, 38 (3), 336-349.

8 Williams, Jerome D., Wei-Na Lee, and Curtis P. Haugtvedt, *Consumer Distinctiveness and Advertising Persuasion*, Diversity in Advertis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ress, 2002, 13-14.

9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80年，頁 206。

10 Stayman, Douglas M., and Rohit Deshpande, "Situational Ethnicity and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6(3), 1989, 361-371.

存在狀態及生存意義的反思。而民族自覺不僅僅是一種狀態，而更重要的是一種過程。就自覺的主體而言，可以是作爲個體存在的單個人，也可以是作爲集體存在的群體，如：民族。」[11]

而另有說法認爲，自覺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自己活動的意義，並且具有較明確的「目的性」和「計畫性」。換言之，當人們認識和掌握了客觀規律，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去行動，能夠預見到較長遠的後果時，這種活動是高度自覺的。因此，通常在社會革命時期，人們活動的自覺性才會突顯出來。[12] 還有一項特徵則是所謂的社會運動，也就是潛伏於民族主義內的堅強民族意識，當其形諸於外之時，此表現便爲「民族自覺」。這股民族意識和自覺的伸張，往往因民族正氣，而銳不可當。故每當遇到外力侵襲或壓迫時，便會發起抵抗，以保衛自己的民族，發揮一個民族的禦侮精神。[13]

第三、「民族自覺」除有上述之特徵，其實也與諸多因素有關連，例如：人格、社會情勢、背景、文化符號等等。或者，也包含某種刺激，如日本學者小松間太郎所言：「民族自覺是因民族受外來刺激而衍生感情，使民族成員有所覺醒，民族情感平日如休火山，在受外來強烈刺激才會釋放出民族情感。」[14] 不過，他也強調，此覺醒情感絕非個人利己的感情，或因個人利益被侵害而生的感情。所以，「民族自覺」並不是利己而是以群體權益爲主。當然，諸多因素中也含括所謂的危機意識，如民族對本身不自由、受壓迫的命運開始有所覺醒時，此現象亦可稱之爲「民族自覺」，或等同於民族覺醒。[15]

（二）民族自覺模式之案例

台灣關於「民族自覺」方面之論述不多，其中又以溫振華的博士論文較具論述。研究中他認爲 1920 年代是台灣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也是「民族自覺」產生的背景，對此可由內外兩因素來進行觀察。其中，內在因素在於武力抗日的失敗，以及殖民主義的差別待遇下，有志之士對民族文化的危機憂心忡忡所致；外在因素則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自決、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潮瀰漫全球影響而助於台人自覺。[16] 不過，中國研究者劉雄則認爲影響台灣留學

---

[11] 寧新昌，〈從“性理”到“理性”-由民族的自覺談起〉《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2002 年 7 月，頁 1。
[12] 維基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 檢索日期 2006/7/5。
[13] 中華百科全書 http://living.pccu.edu.tw 檢索日期 2006/10/17。
[14] 小松間太郎，《民族の理論》，東京：日本評論社，1942 年，頁 315-316。
[15] 周何主編，《國語活用辭典》，台北：五南出版社，1990 年，頁 1046。
[16]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台北都市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86年，頁329。

生「民族自覺」的關鍵因素，應與當時所發生的五四運動亦有關連。[17]

值得注意的是，溫振華還表示 1920 年代首先自覺的是東京台籍學生，他們除了一方面成立「新民會」刊行雜誌「台灣青年」；一方面也從事實際的政治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其目的在於啓發民智、批評殖民統治、強調自治主義等，對於台灣島內青年的自覺奮起有啓蒙作用。[18]

上述的研究中可發現到，溫振華雖然是以台灣主流社會（漢人）來進行論述，但由其所舉之例可知，1920 年代當時台灣「民族自覺」的模式是由知識份子（留學生）、文學抒發（辦雜誌）與社運（請願活動）所組成。換言之，當時的「民族自覺」之所以能擴大與延續，其關鍵因素就在於此三項因素所相互形成的風潮。

有別於溫振華，另一位研究者陳儀穗則是提到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民族自覺運動。[19] 研究中他認爲印度「民族自覺」的啓蒙，在於英國施行民族優越的同化與歧視政策所導致。其中印度「民族自覺」的代表人物，乃受過英國高等教育的般尼迦，他首先創立加爾各達印度協會（成員皆爲知識份子），並藉此創造輿論以及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使得往後類似的自覺風潮，如火如荼地展開。最著名的事件便是由馬拉德人所發起的民族自覺運動，他們不僅反對英國官方政策，甚至辦報（名爲「開沙」）、上街遊行，投下往後印度獨立運動的震撼彈。

由上述印度「民族自覺」之例，可發現到其自覺模式同樣透過知識份子（啓蒙）、輿論抒發（辦報）與社會運動（示威遊行）三項因素進行。就某一角度而言，其目的之一在於拔除危機情勢之濃頭，期望改變民族現況；之二乃在喚醒族人自覺，以突破個人自覺意識的範圍，藉由整體的自覺意識出現，整合反殖民政策的力量。

另外，由一篇關於菲律賓當地民族從「印度人」到「菲律賓人」之報導，可知發生在 19 世紀初，亦有當地民族發起對身份定位的「民族自覺」現象。[20] 報導中指出，菲律賓島上的原住民早期被稱之爲「印度人」，而於菲律賓群島出生的純種「西班牙人」是島上的兩大族群（ethnic groups）。因此，當時並沒

---

[17] 劉雄，〈“五四”運動與近代台灣人民的民族覺醒和愛國鬥爭〉《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第22卷第3期，2000年6月，頁60-61。

[18] 溫振華，1986 年，頁 330。

[19] 陳儀穗，〈英國殖民下的印度民族自覺運動〉《南華大學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28 期，2003 年 1 月，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28/28-06.htm 檢索日期 2006/10/17。

[20] 參閱《聯合報》第 8 版，副刊〈熱帶的星群，菲律賓文學放眼 2--從「印度人」到「菲律賓人」〉一文，1987 年 11 月 11 日。

有所謂「菲律賓人」的稱呼。但隨著由知識份子所帶起的「宣傳運動」[21] 之後，菲律賓群島信奉基督信仰之原住民受此影響，便在首次於名稱上捨「印度人」而改稱自己爲「菲律賓人」(Filipino)。因此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在菲律賓群島上信奉基督的原住民已產生明顯的自覺意識。自此之後的數十年間至 19 世紀末，菲律賓人的本土意識逐漸地成熟，直至 20 世紀初由美國佔領菲律賓群島之後，才產生出不同之歷史氣象。

上述之例，可發現到菲律賓人的「民族自覺」，事實上與其他地區的發展模式也極爲相似。都是經由知識份子所引導，進而喚起民族運動，使在自覺意識廣爲傳播之下，本土意識始逐漸萌芽開來。唯一有別之處，在於身份自覺中比較看不出有「文字輿論」的過程出現，其原因或許有著時代性的主客關因素（如：出版事業不發達），或著是受到民族運動影響下，直接昇華成「民族自覺」的現象。

經由上述的討論可知，「民族自覺」是一個民族在具備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之前提下，對於其生存現況中之權利、義務、歷史、語言、文化等等的面向，所做出的反思、省察的意識。其中，這些經由反省醞釀之問題幾乎都是「具體性」、「歷史性」或者充滿「目標性」與「策略性」，而非抽象難以理解或者超越歷史脈絡的。而「民族自覺」的人物主要以具有知識階層的人群爲首，進而引起眾多族人於焦點議題上之注意與參與。另外，「民族自覺」還會帶出一波行動，無論激進或緩和都表示著「民族自覺」達到成熟階段的主要象徵。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如：民族現況）、背景（思潮、政局）下，「民族自覺」是有其特定的歷史內容，並且此特定內容必定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22] 因此，就在不斷變化的時空條件下，不斷質疑、反思的自覺動力，也就此衍生出各時期不同的「民族自覺」現象，使其脈絡變得豐富並且有跡可尋。

三、研究範圍與文獻回顧

（一）研究範圍

目前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分爲兩類：第一、神話、口傳文學；第二、現代創

[21] 1809 年路易．洛得利格斯．瓦瑞拉公開「歷史性關鍵的宣言」，並呼籲西班牙當局嚴格執行「印度群島法典」。如宣言中說道：「菲律賓群島的原住民應與西班牙人享受同等待遇，受到教會和政府法律的保障。

[22] 寧新昌，〈從“性理”到“理性”--由民族的自覺談起〉《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2002 年 7 月，頁 2。

作文學或稱作家文學。本研究之焦點在於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因此就創作文本的取材引用上，就以具備民族身份（1/2 血緣亦包含在內）之作家與文字工作者所創作關於深具反思、質疑等積極性自覺意識之作品爲主。因此，關於「民族自覺」退燒、萎縮或消極之部分，因文學創作中較無提及，故在素材不同、研究方法也不同之情形下，將於往後再做探討。至於，本研究劃分的時間範圍則以 1980、90 年代間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中的現代文學爲主，引用的作品類別有：散文、小說、詩歌、小品文、雜文、報導文學，當中包含以下等各類的已出版之書籍、期刊與報紙副刊：

1.文學書籍：已出版的著作，如晨星、稻香、聯合、女書、海翁、張老師等出版社的書籍，以及《原住民—被壓迫者的吶喊》（但摒除請願、簡介、聲明、宣言、政令宣傳等類別）、《要求名字的主人》兩本原運時期發表於《山外山》、《台灣教會公報》之作品集。

2.文學期刊：《獵人文化》、《山海雜誌》、《原住民族》等等。

3.報紙副刊：《南島時報》、《原聲報》、《原報》、《民眾日報》、《台灣時報》、《中國時報》、等等。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概況

一、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相關碩博士論文研究

目前台灣有近十本左右關於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碩博士論文研究，以下舉出與本文論述相近者進行比較：

博士論文方面，有董恕明〈邊緣主體的建構－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的論著，本篇論文主要是以莫那能(排灣族)、瓦歷斯・諾幹(泰雅族)、拓拔斯・塔瑪匹瑪(布農族)、夏曼・藍波安(達悟族)、利格拉樂、阿媽(排灣族/漢)和里慕伊・阿紀(泰雅族)等作家作品爲重心，分別探討作家如何在書寫活動中，重構原住民主體的形象，以及環繞在這些形象背後所傳達與衍生的關於個人、社會、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省察。但由本民族的觀點來論，原住民族並不一定認爲本身是邊緣論下的民族；或者說，原住民認爲本身就是主體民族。因此，以上原住民的作家們是否都是邊緣論的信仰者，筆者認爲還有可再討論的空間。

碩士論文方面，有吳家君〈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本論文屬於綜論性研究，雖開創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之風，但較無深入剖析台灣原住民文學細膩之處。而陳秋萍〈原住民文學中的自我認同與主體重建〉，本論文就原住民文學範疇，

包含小說、詩、散文創作、神話傳說、口傳文學及口述史等內容著眼，探究原住民在文學上所欲傳達的訊息及其在書寫文本的機制中重建原住民主體並尋溯認同的支持。但本論文缺乏由歷史的脈絡來細微觀察台灣原住民族發展過程當中自覺意識的延續性外，也無實際深度訪談的實證資料，來支持其研究觀點的論述，因此就論點上仍顯不足。

另外，呂慧珍〈90 年代台灣原住民小說研究〉本論文以 90 年代台灣原住民小說爲主題進行研究，對 90 年代小說進行深入剖析與論證是一大特色。但格局難免無法突破，較缺乏由整體的面貌來觀察台灣原住民文學。至於，劉錦燕〈後殖民的部落空間—析論瓦歷斯 諾幹“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主體建構〉，本論文即以瓦歷斯·諾幹的 2000 年以前發表成冊的作品做爲研究的範圍。析論瓦歷斯·諾幹以書寫解構原住民族的過去與現在，試圖定位原住民現代文學，建構原住民的主體性。但是筆者提出質疑的是，否能以單一作家來建構整體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之主體性？恐怕難脫以偏蓋全之疑。

二、國內外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研究概況

（一）台灣方面

當前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研究主要有兩大部分。第一、口傳文學的蒐集、整理與研究。第二、戰後台灣原住民創作文學研究。目前已出版的專書有：浦忠成《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台北：台原出版社，1999 年；黃玲華所編《21 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台北：財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1999 年；呂慧珍的碩論《90 年代台灣原住民小說研究》台北：駱駝，2003 年；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下）》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 年，等等。研究者方面：有浦忠成、孫大川兩位原住民族學者，漢族部分有邱貴芬、魏貽君、董恕明、陳器文、陳建忠、彭小妍等爲代表。

（二）中國大陸方面

中國方面對於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的研究，是研究台灣文學而發覺的。1990 年代稱爲台灣高山族「山地文學」，近年則改爲「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學者方面：有朱雙一、古繼堂、岳玉傑等人。

（三）日本方面

日本學者注意到台灣原住民族文學是因研究台灣文學轉而注意的，這點與

中國學者近似。目前研究的學者有：下村作次郎、岡崎郁子、山田敬三、澤井律之等人。

總的來看，上述的脈絡呈現，筆者檢視相關研究時，發現到許多研究者，似乎太注重於文字表象所呈現之問題，往往忽略政策面所帶給原住民族之影響。再者，蜻蜓點水式的研究觀點，以及跳躍式的論述，使研究失去應有之脈絡性。因此，筆者認為關於台灣原住民族之研究，不管是由文學研究著手、歷史研究推敲或者科學之分析，理當注意「民族自覺」所帶出之影響，才能較具系統性地一探究竟。

四、台灣原住民族之現況

1996 年 12 月 10 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成立之今（2007 年），已屆滿第 10 個年頭，這些日子中原住民族各族在各項的事物上，較前一個 10 年成長許多，不過失去的也不少。在全體社會互有消漲之變動中，居少數的原住民族也跟著適應多元、多面貌、多樣性的生活樣態。於此潮流下，原住民族到底呈現何種樣貌？目前的民族現狀為何？對於研究者來說，在研究原住民族文學之前，似乎成為入門的必要知識。因此，以下筆者將由原住民族的人口、經濟、語言、教育等方面逐一作現狀之概述，藉以瞭解當前台灣原住民族之發展脈絡。

（一）人口與分佈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提供之人口統計資料，2006 年 12 月底止台灣原住民族人口總數為 474,919 人，約佔台灣總人口比率的 2.1%。[23] 而台灣原住民族人口近十年來增加 23.2%，遠較總人口之增加 6.0%為高。[24] 目前（2007 年）已被認定的台灣原住民族有 13 族，包括阿美、泰雅、排灣、布農、賽夏、魯凱、鄒、雅美、卑南、邵族、噶馬蘭、太魯閣、撒奇萊雅各族，如**表 0-1-1**。

表 0-1-1　政府核定之台灣原住民族列表

民族別	羅馬拼音	核定依據	核定日期
阿美族	Amis	民國四十三年，由內政部核定之原住民族民族。	
泰雅族	Atayal		
排灣族	Paiwan		
布農族	Bunon		
卑南族	Puyuma		

（接下頁）

[23]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others.apc.gov.tw 檢索日期：2007/1/10。
[24] 內政部統計處 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 檢索日期：2006/12/15。

（承上頁）

魯凱族	Rukai		
鄒族	Tsou		
賽夏族	Saisiyat		
雅美族	Yami		
邵族	Thao	行政院核定	2001 年 8 月 8 日
噶瑪蘭族	Kavalan	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第二條	2002 年 12 月 25 日行政院第 2818 次院會通過。
太魯閣族	Truku	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第二條	2004 年 1 月 14 日行政院第 2874 次院會通過。
撒奇萊雅	Sakizaya	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第二條	2007 年 1 月 17 日行政院第 81 次院會通過。

資料來源：筆者重整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others.apc.gov.tw 檢索日期：2007/1/31。

就各族人口數而言，如**表0-1-2**中2006年底的統計仍以阿美族人口最多，共有166,769人，而原本人口數位居第二位的泰雅族，由於太魯閣族之正名而分立，故目前以79,024人僅次於排灣族（81,123人）而居第三。其中人口數最少的民族仍是邵族僅有602人，而2002年正名的噶瑪蘭族也只有1,023人，所以邵族仍是台灣原住民族中人數唯一不到千人的民族。另外，內政部2006年7月之統計，台灣原住民族平均年齡爲31.3歲，較台灣總人口之平均年齡36.0歲少4.7歲。而原住民族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則占6.0%，亦遠較台灣總人口之9.9%爲低。[25]

表 *0-1-2* 2006 年底台灣原住民族人口數統計表

單位：（人）

族別	男性	女性	總計
阿美族	83,714	83,055	166,769
泰雅族	38,259	40,765	79,024
排灣族	39,940	41,183	81,123
布農族	23,433	24,152	47,585
魯凱族	5,474	5,649	11,123
卑南族	5,204	5,237	10,441
鄒　族	3,111	3,224	6,335
賽夏族	2,731	2,671	5,402
雅美族	1,480	1,497	2,977
邵　族	308	294	602
噶瑪蘭族	523	491	1,023
太魯閣族	11,300	10,966	22,266

資料來源：筆者重整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others.apc.gov.tw 檢索日期：2007/1/31。

台灣原住民族人口目前分佈於30個山地鄉，[26] 以及25個平地鄉，[27] 現今30

[25] 內政部統計處 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 檢索日期：2006/9/15。

[26] 三十個山地鄉包括：台北縣烏來鄉、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安鄉、台中縣和平鄉、南投縣信義鄉、仁愛、嘉義縣阿里山鄉、高雄縣桃源鄉、三民鄉、茂林鄉、屏東縣三地門鄉、瑪家鄉、霧台鄉、牡丹鄉、來義鄉、泰武鄉、春日鄉、獅子鄉、台東縣達仁鄉、金峰鄉、延平鄉、海端鄉、蘭嶼鄉、花蓮縣卓溪鄉、秀林鄉、萬榮鄉、宜蘭縣大同鄉、南澳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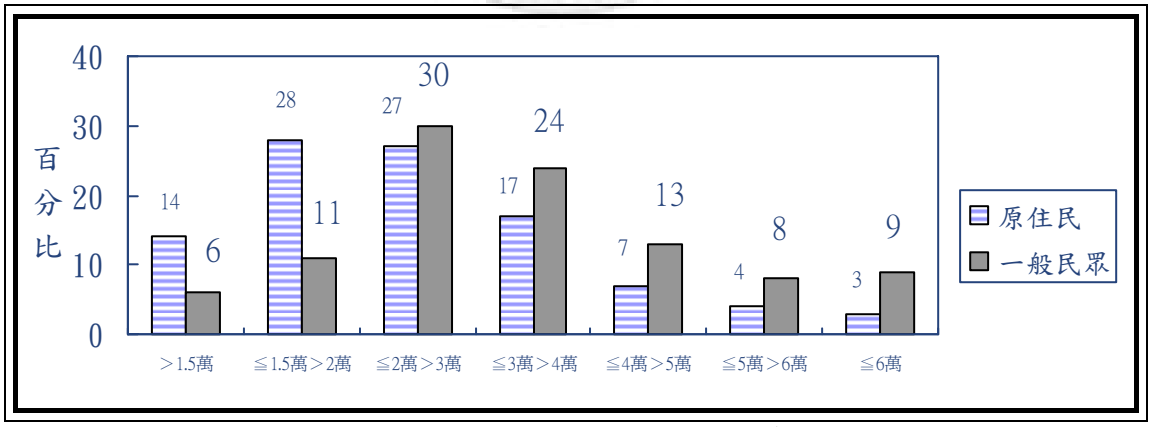
[27] 二十五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包括：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南投縣魚池

個山地鄉的面積，共為16,109平方公里，佔台灣總面積44%。以縣市來劃分，目前以花蓮縣89,154人占原住民總人口之18.99%最多，台東縣79,380人占16.91%居次，屏東縣55,200人占11.76%再次之(合計47.66%之原住民分布在花蓮縣、台東縣及屏東縣境內)，桃園縣49,500人、台北縣40,595人、南投縣27,019人亦為原住民人數較多之縣市，而以連江縣僅85人占0.02%、澎湖縣212人及金門縣254人各占0.05%較低。各縣市原住民占該區總人口比率，以台東縣33.38%最高，花蓮縣25.72%居次，屏東縣6.16%再次之，逾3%者尚有南投縣5.04%、新竹縣3.70%及宜蘭縣3.05%。[28] 至於，台灣原住民居住的範圍除了台灣本島以外，也包括台東外海的大、小蘭嶼，活動的地域相當廣闊。

（二）經濟生活與就業

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台灣民眾的收入也逐年提升，不過原住民族的收入卻增長緩慢。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04 年的統計，就平均數而言，15 歲以上的台灣原住民平均每月收入約 1.6 萬元（中位數 1.5 萬元），勞動力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收入約 2.4 萬元，而有酬就業者平均每人每月收入約 2.5 萬元。整體上，有 65%的台灣原住民個人每月平均收入未滿 2 萬元，此數目相較於台灣一般 15 歲以上有酬就業者的收入約差距 1.4 倍。[29] 因此，就一般條件來說，原住民家庭雖然已具現代化設備，如各類電器、通訊設備和交通工具，但相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原住民族的經濟收入總體上仍比較低，如**圖 0-1-1**。

圖 *0-1-1* 原住民與一般民眾有酬就業平均每人每月主要工作收入比較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三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2004 年，頁 17，童信智重繪於 2007 年 1 月。

鄉、屏東縣滿洲鄉、花蓮縣花蓮市、光復鄉、瑞穗鄉、豐濱鄉、吉安鄉、壽豐鄉、鳳林鎮、玉里鎮、新城鄉、富里鄉、台東縣台東市、成功鎮、關山鎮、大武鄉、太麻里鄉、卑南鄉、東河鄉、長濱鄉、鹿野鄉、池上鄉。

[28] 內政部統計處 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 檢索日期：2006/9/15。

[29]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三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 年，頁 16。

原住民所得偏低之因，一方面與喪失土地所有權外，主要還是與就業工作的特點密切相關。台灣原住民族從事的工作類別除農林漁牧業之外，其他行業主要從事一般技工、設備操作工、服務業等。而相較於主流社會，勞力工人方面之從業比例則高於全體社會；[30] 從事行政和專業技術工作的比例則相對較低。換言之，台灣原住民族所從事之工作仍然有：最深（地下管線）、最高（建築工程）、最遠（遠洋漁業）、最暗（雛妓）等的特色。

然而，近五年原住民就業所面臨的就業衝擊之一仍與外籍勞工的引進有關。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2005 年底外籍勞工在台人數已達 327,396 萬人，較 2004 年底增加 4.3%。[31] 由於外籍勞工工資低廉，使得廠商競相雇用，也間接增加原住民族就業的困難度。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原民會」所推動的「部落在地就業計畫」、「公共服務或擴大公共服務計畫」，以及行政院規劃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等相關單位所提供之就業機會，對於改善原住民失業率已有明顯成效。[32] 不過，與台灣一般民眾失業率相比（4.41%），2004 年原住民失業率（5.76%）仍然較高。原住民失業人口中，以阿美族所佔之比率（39.24%）最高，其次是排灣族（20.15%），再來是泰雅族（16.25%）及布農族（13.23%），探究其因應該與其民族人口數較多有關。[33]

（三）語言「活力」表現

台灣原住民族隨著生存空間的變化，加之清朝、日本、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外來統治政權的語言政策，使得 1980 年代原住民族語言急速消亡。雖然原住民各族的「語言人口」，目前尚無精細的調查數字可供推估，但若將原住民各族視爲一個整體，則研究指出「原住民族人口」與「語言人口」之間的差距最大，換言之，原住民族語言的流失頗爲嚴重。[34] 1990 年代以後，隨著本

---

[30] 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2004 年 5 月台灣地區 15 歲上一般民間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為 57.6%，而原住民的勞動力則有 65.4%（含現役軍人）或 63.9%（不含現役軍人），皆明顯高於一般民間人口。參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三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 年，頁 22。

[31] 行政院主計處國情統計通報，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632818114571.pdf 檢索日期：2006/9/18。

[32] 以 2003 年 5 月原住民失業率為 9.64%，至 2004 年 5 月失業率降為 5.76%的跌幅來看，改善原住民就業等相關方案確實有助於工作機會的提升。參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三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 年，頁 30。

[33]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三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 年，頁 33。

[34] 李台元，〈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活力：透過聖經翻譯的分析〉《語言人權與語言復振學術研

土意識的覺醒，教會對族語的維護不遺餘力，尤其是基督長老教會所設的「原住民宣道委員會」，大力提倡「語言死，民族亡」、「母語是民族的身份證」等口號後，便開始展開台灣原住民族語言復振運動。[35]

1996 年「原民會」成立之後，爲振興原住民族語言活力，於 2001 年推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之措施，自首屆族語能力認證工作實施以來，原住民各族開始努力運用羅馬字編寫考題、教材、簡易辭書，甚至嘗試翻譯聖詩，對於族語復振付出的努力不容小覷。[36] 雖然，族語認證對於族語活力的提升並非一蹴可及、立竿見影。但是，其成效及其所引發的學習效應，對族語復甦以及語言使用之活力應有實質之幫助。

透過學者分析研究，目前原住民族語言共有 43 種語言別，如**表 0-1-3**。不過，其中一半已在瀕臨消失生存線上掙扎，其餘的也不太樂觀，未來勢必要投注相當之成本與心力，否則原住民族語言的未來頗令人堪憂。有鑑於此，「原民會」爲有效將族語活力有效向下推展、扎根，因此決定於 2007 年（96 學年度）推動「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簡言之，就是族語加分考試制度。此項制度之用意在於，一方面鼓勵原住民學習族語；另一方面，則是試圖營造一種多語並存之語言學習環境，以提升原住民族語言「活力」。

討會論文集》，2004 年 12 月，頁 25-2。

[35]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台灣原住民簡史〉收錄於酋卡爾（主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宣教史》，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1998 年，頁 41。

[36] 李台元，〈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活力：透過聖經翻譯的分析〉《語言人權與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 年 12 月，頁 25-10。

表 0-1-3 台灣原住民族「族語」與「方言」名稱

族 語	方 言
阿美語	奇萊阿美語(撒奇萊雅語)
	北部阿美語(新城、花蓮、吉安、壽豐)
	中部阿美語(鳳林、光復、豐濱、瑞穗、玉里)
	海岸阿美語(長濱、成功、東河)
	馬蘭阿美語(富里、關山、鹿野、卑南、台東)
	恆春阿美語(滿州、牡丹、池上、太麻里)
泰雅語	賽考利克泰雅語
	澤敖利泰雅語
	汶水泰雅語
	萬大泰雅語
	四季泰雅語
	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宜蘭寒溪泰雅語
賽夏語	賽夏語
邵語	邵語
賽德克語	德固達雅語
	都達語
	德路固語
布農語	卓群布農語
	卡群布農語
	丹群布農語
	巒群布農語
	郡群布農語
鄒語	阿里山鄒語
	卡那卡那富鄒語
	沙阿魯阿鄒語
排灣語	東排灣語(達仁、大武、金峰、太麻里)
	北排灣語(三地門、瑪家)
	中排灣語(泰武、來義)
	南排灣語(春日、獅子、牡丹、滿州)
魯凱語	東魯凱語(東興)
	霧台魯凱語
	大武魯凱語
	多納魯凱語
	茂林魯凱語
	萬山魯凱語
太魯閣語	太魯閣語
噶瑪蘭語	噶瑪蘭語
卑南語	南王卑南語
	知本卑南語
	初鹿卑南語
	建和卑南語
雅美語	雅美語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www.apc.gov.tw 檢索日期：2006/12/22。

（四）民族教育概況

「國府」重視原住民族教育始於 1987 年制訂的《台灣山地族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但擁有法源依據的《原住民教育法》遲至 1998 年才正式公布。《原住民教育法》標榜採取多種助學優惠措施，以推動原住民教育發展。在加強原住民小學、中學基礎上，建立原住民民族學院，並力圖恢復族語教學與提高教育品質爲重點的民族教育體制。

根據 2004 年 12 月行政院主計處的人力資源調查資料顯示，台灣原住民 15 歲以上的教育程度在小學或以下的有 29%，國（初）中的有 25%，高中（職）最多有 34%，而專科或以上程度的最少只有 12%。此數據相較於台灣一般民眾，如專科或以上者差距就有 15%（27%V.S12%）；而國（初）或以下學歷者原住民有 54%，而一般民眾只有 39%，可見原住民的教育程度仍然低於一般民眾。[37]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的統計如**表 0-1-4** 可知，不同行政區的教育程度有明顯差距，如高中（職）或以上學歷者之比例，台北市（66%）往往高於一般縣市（45%）。依性別來看，原住民男性教育程度比女性高，如高中（職）或以上學歷者有男性占 49%，女性則是 43%。由年齡層來看，高中（職）以上學歷者，則以 20 至 29 歲者的 73%爲最高。[38]

表 *0-1-4*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程度-按行政區域、性別及年齡

單位：%

類別＼教育程度		總計	小學或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或以上
總計		100.0	29.1	25.0	34.2	7.2	4.5
行政區域	台灣省	100.0	29.1	25.0	34.2	7.2	4.5
	台北市	100.0	14.1	19.4	41.1	13.7	11.6
	高雄市	100.0	20.3	21.2	39.7	11.2	7.5
性別	男	100.0	24.6	26.6	37.4	6.7	4.7
	女	100.0	33.7	23.4	30.9	7.7	4.3
年齡	15～19 歲	100.0	9.4	21.6	58.3	7.2	3.6
	20～29 歲	100.0	3.3	24.1	49.7	13.2	9.8
	30～39 歲	100.0	11.3	37.6	39.1	8.2	3.8
	40～49 歲	100.0	34.4	33.4	25.2	4.5	2.6
	50～59 歲	100.0	72.2	10.4	12.0	3.0	2.3
	60～64 歲	100.0	83.9	6.6	6.5	1.6	1.4
	65 歲或以上	100.0	91.1	4.0	3.1	1.1	0.7

資料來源：行政原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三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 年，頁 12。

[37] 行政院主計處 http://www.dgbas.gov.tw 檢索日期：2004/5/19。

[38]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九十三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 年，頁 11。

值得注意的是，2001 年（90 學年度）至 2005 年（94 學年度）教育部之統計資料，如**表 0-1-5** 所示，原住民族學生中擁有大學或研究所學歷者，已有明顯增加。就某層面而言，原住民族已逐漸具備學術研究之能力，知識水準可謂大幅度提升，對於原住民族高等教育師資培育之願景，可說又向前邁進一步。不過，原鄉基礎教育也普遍存在一些問題，如師資力量不足且不穩定、族語師資城鄉分佈不均、學生上學涉及交通（偏遠地區）、費用（學雜費、午餐費）等問題，因此，原住民族原鄉基礎教育仍難以建立良好知識基礎，間接造成輟學率升高之現象。[39]

整體而言，由 1996 至 2006 年間原住民教育面臨的問題在於：1.同化政策下原住民學生適應不良，中途輟學現象普遍；2.原、漢教育程度落差大；3.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屢見衝突；4.師資素質不齊與流動率高，教育行政管理缺乏穩定性；5.青壯人口外流，知識菁英離鄉的不良效應；6.都市原住民教育問題叢生。[40] 筆者認爲，這些現象是政府相關單位未來必須儘速解決之課題。

表 *0-1-5* 2001～2005 年原住民族學生數

單位：人

教育程度 / 年度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國小補校	國中補校	高級進修學校	實用技能班	二專	五專	大學	研究所
2001 年（90 學年度）	47,464	20,010	4,497	7,254	144	366	3,428	1,008	2,426	3,392	3,513	125
2002 年（91 學年度）	46,408	20,316	5,588	6,824	105	507	3,248	986	2,206	3,365	4,908	165
2003 年（92 學年度）	48,893	21,949	6,266	6,807	73	475	3,378	945	1,814	3,291	6,323	246
2004 年（93 學年度）	49,597	23,538	7,185	7,164	57	429	3,367	848	1,726	2,982	7,774	319
2005 年（94 學年度）	49,166	24,699	8,005	7,268	25	271	3,253	803	1,228	2,920	9,027	425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data/serial/ob1.xls?open 檢索日期：2006/09/20。

[39] 研究顯示，2000 年各級學校原住民中輟生達 1155 人，中輟率 1.38%，高於全台 0.56%。郝時遠，〈台灣原住民教育問題述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5 期第 30 卷，頁 72。而由教育部之統計（2004 年 8 月 1 日～2005 年 7 月 31 日），原住民國中、小學生輟學率為 4.22%，同樣高於一般學生的 0.7%。參見教育部統計網站：http://www.edu.tw/EDU_WEB/Web/publicFun/tmpurl.php?sid=13108&fileid=140262&open 檢索日期：2006/09/20。

[40] 陳伯璋、牟中原，〈原住民教育〉《教改通訊》，第 21 期，頁 13-16。黃萬益，《八十七學年度原住民學校教育訪視工作報告》，新竹：新竹師範學院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1999 年。